

石 桥 札 记

□ 胡正银

车子停在石桥镇和尚山一户农家坝子里，眼前是一座实实在在在被岁月磨光了棱角的石桥。水声潺潺，恍若时光流淌的声响。我来此采风，与其说是寻找一个故事的素材，不如说是近乎朝圣的求解——在泛信息的洪流与同质化的叙事泡沫中，纪实文学那源自泥土的粗粝而坚实的“真”，究竟该向何处扎根，又该如何生长？下车盘桓，行走于桥上，在青石板路上反复踱步，那些萦绕心头的疑问，似乎在这具体而微小的石桥时空里，获得了一些潮湿而清晰的回声。

五孔四墩的和尚山高桥，原名福星桥，长23米，宽1.3米，桥面由两块约40厘米厚的石板并排铺成，是一座典型的古梁桥。与一般梁桥不同的是，四个桥墩上分别雕有两个龙头，一个狮头，一个象头。在中国文化中，龙是掌管江河湖海的神兽，象征水的力量。桥梁建于水上，雕刻龙头意在“镇水”，祈求水流平顺、桥梁稳固，避免洪水灾害。古人认为，龙能威慑水中精怪，保佑行人渡水安全；狮子被视为瑞兽，象征威严、勇猛和权力。桥墩雕狮头，既有驱邪避凶的寓意，也彰显桥梁的庄重与权威。另外，狮子常作为守护神兽立于重要建筑前，桥梁雕狮头同样寄托守护通行安全的愿望；象谐音“祥”，象征吉祥、丰收与太平。同时，大象体型稳重，寓意桥梁根基坚实、稳固耐久。在民间，象在佛教文化中也代表智慧与力量，呼应普度众生的桥梁功能，寓意吉祥如意，稳固根基。三兽组合，所求的是五行平衡，寄托自然和谐、通行顺遂的愿景。

高桥的雕饰不仅体现了工匠的艺术匠心，更反映了民间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借助象征物寻求精神庇佑的智慧。高桥修建于清代中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类石雕也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继续走访，我去了道林沟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元帅在泸县剿匪养伤的旧址。护国战争（1916年）后，朱德晋升滇军少将旅长驻防泸州。其时四川军阀混战，匪患丛生，朱德率部在泸州及周边地区开展剿匪作战，以稳定地方秩序。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朱德负伤后选择地处泸县与荣昌交界、环境清幽的道林沟一户叫彭二兴的农家养伤约半年。在此期间，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当地一位叫兰花的姑娘还做了一双布鞋相送。这段经历也为其后来深厚的群众工作思想积累了实践经验。尽管

彭家的房舍早已不存，只留了几道墙基的痕迹，但我还是感受到了那份实实在在的印迹。

当天还去了石桥镇永定村二组，去寻找朱德的题诗。我在名为石公石婆的一座小山上看到了那首诗：“屹立千年共白头，几经沧海历春秋。狂风飒飒无心动，细雨霏霏助泪流。似悯苍生遭战劫，唯怜二老守荒丘。青山绿水常相伴，难解胸怀万斛忧。”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字面写的是山颠石头，实则处处映照着作者的心境。身处平定地方匪患的泥泞之地，岁月在刀刃上流过。石头的白是风霜，作者的白是硝烟与彷徨。我仿佛看到，朱德持枪立于山野。他是胸怀大志的军人，一句“唯怜二老守荒丘”，道出铁汉的软肋。父母在仪陇老宅，自己七年未归。最后那青山绿水常在，却难解“万斛忧”。

当手拂过道林沟老屋墙基冰凉湿润的条石，当我在石公石婆山头看见那一行行雕刻的诗，当听见“湖广填四川”的旧事……我懂得了地域不是舞台布景，而是生命现场。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非摆设，那是无数个个体与家族命运，在与特定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道路水系的长久磨合与搏斗中，共同刻画出的、无法剥离的生存印记。纪实文学者的工作，或许首先是放弃书写者的傲慢，学习成为一名谦卑的地质勘探员，用脚步丈量，用双手触摸，用耳朵倾听，去小心地挖掘这生活表层之下，那些深埋的、依然温热的岩层。

我尝试用三种镜头来观看石桥，试图调整自己惯常的视角。

用时间纵深镜头凝视，石桥不再只是此刻平静的古镇。从石公石婆的古老传说，到煤炭开采的短暂繁华，再到如今短视频里年轻人用新语言讲述的老故事，时间在这里并非线性流逝，而是一层层叠加、碰撞、交融。我看到一座废弃又恢复的古庙旁，土墙瓦顶的屋檐悬挂着颜色鲜亮的塑料腊肉模具——传统生计智慧与当代规模化生产的痕迹，奇异而和谐地并置一隅。纪实文学的力量，或许正源于此：不仅记录此刻，更需在时间的缝隙里，打捞那些决定性的瞬间与绵长的韧性。

切换到空间关联镜头，石桥的边界豁然开朗。它从来不是孤岛。昔年，它的煤炭沿长江水系上成都，下渝州，汇入更广阔的经济网络；今日，我亲眼见到原处于封闭的道林沟山野，经过现代设计开发，化身为颇具现代感的川渝两地

旅游景点，游客川流不息。地域的故事，正是在这种动态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提醒我，任何深刻的地域叙事，都必须具备一种关联性思维。我们要写的，不应是凝固的标本，而应是流动的、与更广阔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有机体。

最终，一切要落到生命个体镜头的焦点上。我刻意去寻找三类人：一生守着“马脚杆”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守护者）；用直播镜头，将古镇的晨昏雾雨、匠人劳作生动传递出去的年轻店主（转译者）；从大城市归来，用锄头和汗水经营起一座完全现代化农场的夫妻（闯入者）。与其交谈，我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是具体的、充满张力的生命选择。马脚杆也叫马蹄棕，是泸县地区特有的粽子形态，承载着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人的沉默坚守里，有对一整套即将消逝的生活伦理与审美体系的全部承载；年轻人的镜头语言，是新旧认知体系间灵巧的转码与翻译；外来者的闯入，则带来新的需求与审视，意外地激活了本地某些沉睡的资源。他们的喜悦、挣扎、妥协与创造，他们与脚下这片土地或深或浅的联结与博弈，才是一个地域最真实、最富魅力的心跳。纪实文学的终极对象，永远是这鲜活、复杂、不可归类的人。

此次采风，于我更像是一次创作观念的清淤与校准。我深切感到，要写好这片土地，需要的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沉心静气的深耕。真相如同深邃，往往隐藏在平滑的冰面之下。只有付出浸泡的时间，与土地同呼吸，与被访者共悲欢，才能让那些最具光彩的细节和最深藏的人性，自然浮现。这需要记者的脚力，去抵达每一个现场；需要学者的脑力，在方志档案与口述记忆间编织证据的经纬；更需要一颗文学家的心，去感受、理解，并最终找到那唯一恰当的结构与语言，将在地肌理与普遍人性，天衣无缝地缝合在一起。

临别前，夕阳将石桥镇的影子拉得很长，深深楔入流水与土地。我想，一部理想的纪实作品，或许也应如此。它必须将根脉深深地、痛苦地扎进一方特定的泥土，从中汲取所有独特的养分、记忆与疼痛，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形态与肌理；同时，它又必须是一座连接的桥，它的姿态是开放的，它的志向是超越的，能让所有踏上它的人，无论来自何方，都能由此及彼，触碰到某种关于生存、关于变迁、关于人性的共通回响。

誉标牌格外夺目。

看到侨属们在女支书带领下参观的新奇状态，我想起另一群人的“新奇”。那是2024年暮秋，我陪同来自北上广的一群作家、艺术家来此采风。他们一抵达这里就忍不住感慨：“哪里是山村，分明就如走进了城里！”“这儿真不愧是全国的样板啊！”

对射洪人来说，双江村算是身边的“后花园”。闲暇时，人们有事无事都乐于朝那儿涌。或许，新鲜感早已不是人们去那儿的理由，有涪江和梓江这两条射洪人的母亲河交汇形成的优美风光，更有背靠文宗苑的子昂文化底蕴，自然和人文融合的诗意。今天，侨属们的到来，不仅包含着对组织关怀的感恩，还真正“走进”双江村，去了解它，热爱它，进而分享它不一样的美丽。

我听到了他们指指这，指指那后发着别样的感慨：“原来怎么没发现这个呢！”原来，对一个地方，只要你爱着，它就会为你生长出许多惊喜。而这些惊喜，正是他们向海外游子传递的故乡的新颜与温暖，带去的悠长而真挚的牵挂。

走过青春时代，二十年后的聚会才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人活在世上，无论是否容易都得把人生扛着啊！今年我五十知天命。在2018那年，43岁就卸去头顶“废丝”的我抚摸着我已油光光的脑壳，迷茫恍惚之际，正喝得呼儿嗨哟的工友们提议为进厂时18岁的我们干杯。喝得二麻二麻的我感觉玻璃杯碰撞声似乎惊醒了FDY中控室地板胶下的我的《大学语文》，忽闪忽闪的泛黄书页飘出的是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原来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早被“那儿”闪电般照亮过，但又忘了“那儿”是哪儿，“那儿”在哪儿。

嘿！对了！18岁！18岁！还找寻什么呀！就是那欲醉的青春，就是那饥渴的青春，就是那挥汗的青春，就是那托付给厂里的青春，就是那被变卖的国营大厂但我们自己最终没有放弃的青春。是的！就是那春光乍泄未泄、身心乍暖还寒的青春！中年男人们的青春，似乎又找回来了！

人生难得，能有一场跨越二十年的重逢；岁月有情，让我们在老酒醇香里，重温旧时光，温暖半生奔波的疲惫。这场迟来的“再见”，不是终点，而是对过往的回望，对未来的期许。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只要心怀期待，岁月便永远在“那儿”，从未走远。

一棵樟树

□ 刘彬彬

这棵樟树种在市医院综合楼门前的道路旁，是德阳市的重点保护树木。在这里的几年，我常不经意间看到它，发呆时看它，累得说不出话时也看它。

从下往上，会先看到它的树干。树干表皮呈灰褐色，纵向深裂，像大地被挤压后出现的层层褶皱。有些地方紧密，有些地方稀疏，一处豁口犹如板块张裂拉伸后形成的大裂谷。视线上移，会看到主干分叉为一粗一细的枝干。粗的那根在不远处再次分叉，细的那根则生长了更长一段距离后才分出侧枝。它们向上、向四周蜿蜒曲折地生长，由粗到细，由少到多，逐级分枝，肆意挥洒。

有一天，我伫立在树下抬头往上看，看到了广阔的树冠，也看到了地球的脉络、人类的血脉。最上面细软的枝条是涧溪也是毛细血管，一个倒转的世界，流向天空……

那横枝和枝条弯曲处覆着厚厚的苔藓。从我的位置望去，仿佛从万里无云的高空俯瞰热带雨林——成千上万株数也数不清的树一棵挤着一棵，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挤成一颗西兰花的花蕾。

再向上，就来到了这棵树的上层树冠，稍一仰头，就到顶了。我仿佛进入了一片树林，可以近距离观看这片绿野仙踪。柯枝参差，鸟儿就在眼前跳跃，在耳边啾鸣。不过，现在是冬季，树顶的叶子大多黄了。这些黄叶将会枯萎、凋零，飘落到地面。它们像黄色幼蝶，娇嫩又顽强，任由风吹雨淋，仍牢牢挂在枝头，为这片阴沉沉、寒风萧瑟的地方带来最大的暖意。

樟树虽高大，它的叶子和果子却生得玲珑小巧。夏末，小小的叶子和果子相伴而生。风吹过，小果子像铃铛一样晃晃荡荡，小叶子沙沙作响。树在风中翩翩起舞，身姿摇曳。

镜中水国（组诗）

□ 何 力

月下西湖

夜色沉下来，湖水慢慢亮了
月亮在水面上铺开自己
不惊动扁舟，也不惊动故事
塔还在——一尊倒立的问号
问着千年前那场雷雨
岸边的柳枝低垂，等待有人说，那是她的发
在风中找回那把遗失的伞
有人说，是苏堤的梦
梦见东坡再回来，对湖一笑
写一首诗，只为月色
一对白衣人在断桥擦肩
雪没有落下，时光却回头
有人悄悄看了一眼
就再也走不出
湖面有光，是龙井茶汤的颜色
是船灯，是谁刚说完“娘子”的回响
看不见的水底
藏着万千轻声细语
不讲爱，也不讲离别
只是悄悄随波而去
如今只剩月光记得

喀纳斯之语

湖自云梦中醒来
晨雾掩山，桦林静立
图瓦人吹响马头琴
调子缓慢，落入水心
白桦树枝轻颤
回荡古老歌谣
追逐鹰影，低声诵史
远山沉默，狼迹未干
湖水幽深，不容回响
一叶皮艇滑过
不惊鸟，不扰风
传说沉于湖底
水怪眼中映出星辰
猎人路过不语
脚印被雪悄悄收起
将额头贴近水面
听见语言以外的呼吸
心中空了
万物都在，只有我不在

千岛湖人家

水从山里来，带着凉意，鱼鳞的光
天刚亮，渔舟雾里走动
湖是平的
日子，一眼望去，没有惊涛，只有流转
岛屿像星辰落在湖心

我在玻璃窗和铁护栏的后面，透过这棵樟树，看到了山川河流，一年四季，一个星球。一棵树就是一个星球，一个世界。可不久以后，我应该不会站在这里，以这样的心境看它了，我们科室马上就要搬走了。

果然，那些几天前还直接、即时地作用于我感官的事物，明亮的、晃动的、鲜活的对象已经熄灭，停止跳动，成为过去。时间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物体表面留下了第一层灰。我只能从记忆中去捞取。时间也会将我们带向未来，新一轮的重复运转，新的刺激不断冲刷着旧有的事物，根本来不及多想，我们就已经被推着赶着往前走，或是欢天喜地奔赴那个宽大敞亮的未来。

我担心，会有一天，或许更快，这栋建于1986年，经受住大地震的旧楼也会被推倒，就像我小时候生活的那片小山里的家属院，随着城市新建，整座山被夷平，连痕迹都没有。只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要伤害到这棵树。

在楼下，我紧紧地拥抱了它。这棵樟树，是德阳市重点保护树木，编号161，树龄68。

有的住着人，有的只住着鸟
最多的是鱼
它们懂得什么时候浮起
什么时候沉底

老渔夫修网的时候不看手机
他说风一变，鱼就换了方向
婆婆晒小鱼干，叠着竹簪
手法像编织祖传的梦
一层一层，都是湖的咸香
孩子们光着脚跳上木船
学着喊号子，也学着撒网
他们还不知道“故乡”这个词
却已在湖水里，学会等待和靠岸

岛上的庙没关门
香火细细长长，湖面上的雾
看不清，却常在
不是风景
是活着的湖，喘着气的湖水
里有旧年祠堂的影子
岸上有新房刚挂起的春联
还有人把捕来的鱼带回城
说那是湖的味道
其实带走的，是家的味道

镜泊湖雪

岩浆冷却之后
风开始学会低语
一湖静水，沉入千年的灰烬
火的回声，被冰雪覆盖
吊水楼一泻而下
崖壁撕开，水喉嘶吼
夏天是奔雷，冬天是冰刃
刀锋一样，削过时间的骨骼
湖面如镜
却不照人间
只照出一座倒悬的森林
和飞禽翅下的北方
无花
只有松林和沉默的鹰
没有香火
只有雾霭，石阶，火山留下的脉络
我走在冰层之上
脚下是火的遗迹
头顶是风的呼唤

温度落下帷幕
白在辽阔中听见
雪落下的声音

本版责编：子 鱼 游雪莹

他们，为游子感受故乡的春光

□ 董泽永

丙午暮春，一连数日的倒春寒，淅淅沥沥的雨，把世界洗得窗明几净。微寒里透着一种静美，氤氲着淡淡相宜的花香，以及咕咕蒸腾的气息。在这样的時候，无论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安然，舒适。闲居家中的我，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场特别的遇见，让人暖心，还有种不期然升起自豪，像春风吹拂着一群人，和一方山水。

那群人，多是射洪侨界华侨亲属的代表；那方山水，是陈子昂故里，是涪江，是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大美之乡。

那是2026年4月29日，我有幸与他们为伍，去那方山水，其实就是生养自己的热土上，体验一次新农村参观。

早饭后，去往乘车的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显得欢快；悠闲的，露着幸福。他们完全成为一座城市的符号和底色。我和他们，都身在其中。我们如此幸运，如此幸福，如此充实又安宁。这些，都需要分享，分享给远方，分享给世界。

“分享”，正是此行的初心与主题。我看到了“侨属朋友”，他们频频颔首，面带微笑，有人禁不

住连声感谢组织的关怀。那一刻，我感觉，他们作为侨属代表，代表的也是侨居海外的亲人。

八点半，大巴车载着几十颗热切的心，先后来到射洪北面潼射镇“射洪粉条文化体验中心”、金华镇西山坪村和广兴镇双江村。在“吃红苕长大的”一代代人眼中，曾经，红苕既重要而又被“瞧不起”。可如今，它在射洪潼射，已将其化为晶莹筋道的粉条，远销全国各地，形成“舌尖上射洪非遗”的文化基因。

听着讲解员的介绍，看着那个有十三道工序的智能演示，再回想小时候，自己能吃上一筷子粗细不均、色呈污黑的粉条，都得盼年份月。正感慨间，忽觉肩膀被人轻拍了一下，回头看，原来是我在合唱团时的一位歌友，人称“王总。”他说，“真想不到，粉条能做成这样！”一边说着，一边在不停地拍图片，又说，“我要把这过去。回头，还会买些粉条，寄给国外的儿子。”

来到西山坪村时，阳光暖暖地洒在那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居民房上，也让挂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一村一品（生猪）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四川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

二十年后的“再见”

□ 杨 奎

所都打过工，后来自考取得文凭后我考上乡镇公务员，之后被选调到县级部门，再后来被安排下乡镇，又从镇上调回县上部门，然后就在县级部门辗转往复。参加工作后的这32年间，在19个岗位间转来转去，一路小心做人，勤恳做事，也似乎啥都经历了，但似乎又啥都没留下。

不过，二十年后的这次聚会，似乎又让我捡回了一点什么东西。说不清是在涤纶厂安装生产线我们一身油漆一脸灰？是“三班倒”的昼夜颠倒累得不行了？是车间成百上千台纺丝机、卷绕机齐开的高分贝轰鸣声？是生产线出故障时全班组的懊恼叹气？是我们上夜班前在公司电影院看电影的惬意悠闲？是倒班宿舍的鼾声起伏与鞋袜臭味？是撰写总公司广播稿《FDY生产一线“十八条吸丝枪”与十八个卷绕工》时的幼稚文笔？是下岗时最后一次领补偿款数钱时的故作镇静？是与同学工友分别时的一句真的就是二十年后才再见的“再见”……

一想起2018年3月那场迟到二十年的同学聚会，我总带着忧伤与感慨。于我们而言，这场重逢是命运的一次温柔回望，更是一段青春的郑重归位。

为了这次相聚，我辗转联系旧友，整夜难眠，二十多年前的片段在脑海里反复翻涌。1993年3月8日，我们24个职高同学，怀揣着青涩憧憬，一同招工进入国营涤纶厂。然而，1998年全国所有的涤纶厂改制，我们这批生产一线的合同工就光荣地“下线”了。

当年的国企涤纶厂可牛了！1992年中国才刚刚有股市的时候，它就是一像类似“民营企业”的股份公司，很快股票上市。厂里那些年效益都很好，职工工资也算是全市企业里很高的，所以能进厂就成了好多人的梦想。

那会儿，我在FDY车间中控室当电仪，我万分珍惜，也很自豪。攒三个月工资就能买一辆当时挺贵的“山地”自行车，骑到女同学面前显“洋蛋”。为这份自豪，我们很多人都想的是在这个厂里干到退休，所以大家都像厂长号召我们的那样爱厂如爱家，我就曾忍不住说有些上夜班时睡觉的工友“不落教”，还险些挨揍。

离厂后，我在保险公司、塑胶公司、法律事务